

<<铜壶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铜壶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1340096

10位ISBN编号：7531340097

出版时间：2011-8

出版时间：春风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薛燕平

页数：230

字数：22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铜壶>>

内容概要

一部“原生态”的北京映象

一部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北京胡同的地方特色的长篇小说

北京的胡同与四合院一样，既是北京的标志，也给人们留下了永远的记忆与说不完的故事。

住在胡同里的人家儿大多已经几代人，在胡同里一住就几十年。

北京人喜欢处街坊，远亲不如近邻、街坊里道这些个词儿都与这胡同和四合院有关。

铜壶的故事背景放在了60年代的北京胡同。

饥荒年代，物质匮乏，陆仲祥在自家小院开了一家小酒铺，理所当然便成为胡同的中心。

作者虽然把故事背景放在了60年代，但故事的重心却是胡同老百姓的生活。

作者淡化了那个年代特殊的政治环境，更多地着眼于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。

是北京旧城区犄角旮旯的事儿，是北京四合院里的人生百态：开杂货铺的老陆老实厚道，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，同时又有着商人的小狡猾。

他是这个小四合院的核心人物，他会在酒里兑对，做得很自然，甚至没有愧疚；他也不忘对生活窘困的邻里拉一把。

这些事老陆做起来都是水到渠成，没有任何刻意。

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很多，情节也不算复杂，甚至作者有意淡化了故事的政治背景，但是从小说的字里行间里、从小人物的平凡生活里，我们可以感性地了解一段历史。

<<铜壶>>

作者简介

薛燕平，生长于北京，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，供职于中国文联出版社。
鲁迅文学院高研班三期学员。
出版有长篇小说：《21克爱情》《我的柔情你不懂》《独行者》《琉璃》等七部。
其中《琉璃》获第四届老舍文学奖。

<<铜壶>>

章节摘录

第一部 1962年的春天，饥荒年虽过去了，可北京的每一条胡同都饿细了，没精打采；风是软的，刮过来刮过去，蔫头耷脑，墙边的一块草纸都带不起来。

胡同里的槐树也不旺，虽说是春天，叶子是新长出来的，可颜色旧，像隔年的。人就更别提了，纸灯儿似的，吹口气就倒。

有个人例外，黄土坑胡同北口小酒铺掌柜陆仲祥。

他还是原先那样四方大脸，活脱一尊庙里的和尚，耳垂儿那两嘟噜肉还那么饱满。

胡同里人有话儿：“谁能跟老铜壶比，人家往酱油缸里多加半桶水，一天的吃食儿就有了，不敢跟人家比。

”话里藏着话儿呢，陆仲祥听见了一脸憨笑，把机灵都揣胳膊窝里了。

陆仲祥的外号叫铜壶，原因是陆家有个铜夜壶，据说是陆仲祥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，传说爷爷的爷爷是太监，这铜夜壶是从皇宫里带出来的。

自打有了儿子陆俊明，陆仲祥自然而然就成了老铜壶，陆俊明就是小铜壶。

老铜壶陆仲祥把着黄土坑胡同北口开了一家小酒铺，这是1955年的事。

那时候东四牌楼，八条对过儿都有副食店，可买个油盐酱醋的至于跑一二里地？

老铜壶脑筋一转悠，就把自己家的小四合院从北屋后山墙正中间开了个门，北屋穿了堂，老陆和媳妇儿张玉莲由北屋搬到西屋，小铜壶陆俊明那时候十来岁，让老陆赶到南房住着去了，黑咕隆咚，吓得天天晚上尿床。

老陆在穿了堂的北屋靠着西墙一溜放了三口大缸，靠南头的盛酱油，中间是醋，北头的是酒缸。一副门板架在醋缸和酒缸中间，木板这头放个板凳，矮了，找四块砖一垫，就成了个台子，上边能喝酒。

酒缸不能敞着半拉，胡同五号院的张木匠送个半圆的木头盖子，陆仲祥接过那半拉盖子，然后冲着木匠说：“送东西哪有送半拉的，您再来一个半，酱油缸，还有那半拉醋缸就有着落了。

”末了还加一句，“好人做到底。

”张木匠把另外一个半木头盖子送到老陆酒铺，见小学校长李儒东正抓着一管狼毫笔为老陆写酒幌“太白遗风”，就说俗，自古酒铺都叫这个，没新鲜的了？

李儒东瞪张木匠一眼说：“做木工活的都叫木匠，谁说俗了？

”到1962年，酒幌上的字模糊不清了，那块白布已然成了灰的，让换，老陆不答应，说这是原装的，换了，跟酒铺不搭调。

让老陆心烦的事来了，媳妇儿张玉莲总觉得身上不舒坦，春节完了还没过十五，人就脱了形，赶紧去中医院看，大夫把了脉，又看了舌苔，让俊明搀着先出去。

老陆问大夫是哪儿的毛病，不要紧吧。

大夫留着一把灰白胡子，先使手捋一下，然后道：“气血两亏，肝郁不舒，崩漏带下，尊夫人的脉象已然……”说到这儿又捋下胡子，没下文了。

老陆是明白人，心里凉了半截儿，可又存着疑惑，不至于呀，平时没大毛病啊。

便央求道：“您给想想办法吧，都说您神，多少钱我们都不在乎，这还不到四十岁，还想着再生个闺女呢。

”大夫摇头，喊下一个病人。

老陆便转身出了诊室，见俊明睁大眼睛看着自己，就说：“扶你妈先回，我抓药去。

”老陆站在墙角等着拿药，心里七上八下不是滋味儿，想玉莲这辈子跟着自己没享过什么福，忙里忙外，床上地下的；倒是老陆从打结婚那天起，没完没了使唤人家，白天忙完灶上的，夜里也不捨闲，老陆几乎是每天都要行房事，赶上张玉莲来例假也不能歇，原本就不强壮，日积月累的，生把女人的阴气掏空了。

这么想着，老陆先是三分的悔，然后就琢磨：那事怎么就能要了人命？

反过来想，紫禁城里那些皇帝的妃子们想这事都想不着，就又觉着玉莲也算是有造化的，常言道：撑死比饿死强。

<<铜壶>>

三分悔紧跟着就是七分的安慰。

这时候听见有人喊自己，扭头见是白广泰。

白广泰说：“我看见你媳妇儿了，怎么一下子就这样了？”

“压低声对着老陆耳朵，”“我猜是因为你把人家使唤得太狠了。”

“白广泰一下就说到根儿上，两人一个胡同里住多少年了，对脾气，冷热轻重都不在意。

白广泰是条光棍儿，不想女人，所以不结婚；反着说也行，因为不结婚，所以不想女人，在白广泰都是一样。

老陆不以为然，有一次对白广泰说：“你不想女人我信，不结婚是实情，但这两样没联系，我寻思着你是有病，大老爷儿们没有不想女人的。”

“白广泰不言语，用白眼仁儿翻老陆。

这就等于默认了。

什么病、怎么落下的，老陆猜不出来。

也甭细追究，天下的事总有它自己的道理。

白广泰和老陆就像黑白无常，活在世上就为比衬，白广泰不行的，老陆行，行得过火，行得邪乎。

黄土坑胡同像个猪脖子，短粗，站南头打个喷嚏，北头听得真真的。

每到后半夜，老陆媳妇儿的哎哟声就从这头传到那头。

……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